

就怕谁惦记

是谁在背后惦记你，是谁把一个好干部逼得走投无路……

刘军 著

人在官场的心路历程

直抵人性深处的顿悟，发人深省

小说更多地从环境、人性和心理角度，关注了在特殊境遇下，一个人迷失自己、走向堕落，或保持清醒、坚守使命的偶然性、必然性。

就怕谁惦记

刘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怕谁惦记/刘军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08 - 4882 - 0

I. ①就…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42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82075964 (编辑部)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 001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到了领导岗位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多留个心眼儿。我理解组织上这么安排的含义，全省烟草系统面临着大规模的改造，选拔你，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现在社会上对这方面极为敏感。你去了，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找你。给你打个预防针——原则问题上，不可有任何闪失噢！

——建工大学党委书记曹宏章

第二章 / 018

“老印章？那能值几个钱！反正你就仔细了解一下吧，看他有什么别的爱好。比方说，洗脚，桑拿按摩，歌舞厅，吃海鲜，泡妞……人在世上，又那么有文化，不可能一点儿爱好没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难题，病人、孩子、老人、家庭。总之，有难题就有所求，有所求就有机会。只要能把这个人拿下，我保证不出二年，让你们这帮小子个个住上大别墅，开上奔驰车！”

——天龙建设公司董事长李天龙

第三章 / 035

“环境会锻炼人，改造人，也会毁掉人。说心里话，对你当这个官，我不那么看好。我现在退了休，没什么权力了，也就没人找了。当年我在位的时候，整天就这七大姑八大姨的，狗戴帽子就说是朋友，也让人简直应付不过来呢。官场和大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面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你也不小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说了你也未必听得进去。总之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凭着良心办事，夹着尾巴做人，不贪不占，洁身自好，一定没有坏处。”

——关山父亲



目 录

第四章 / 052

人的成熟，有时只是个突然之间的事儿。当我从大学这个象牙之塔走出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变得高大了，也渺小了；有底气了，也心中没数儿了。

——关 山

第五章 / 071

“现实就是现实，并不像理论那么简单单纯，也不像大学课堂上那么清晰明白。就是说，不但要讲究科学，还要掌握这些潜规则，这样才能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影响与干扰。否则，所有的地方你可能都是对的，却什么也干不好——因为没有人配合你，甚至会有人故意跟你过不去。你是领导，他们可能尊重你，可能怕你，但就是不配合你。俗话说得好，当面怕你的人，背后一定会恨你。要记住，任何时候，权力和权威都不是一回事儿。”

——省烟草公司党委书记丁然

第六章 / 091

“我这是在您身边工作，没拿您当外人，才跟您说这些话，别人才不说呢。我是说，您这么一来，不是犯众怒么？中央都一再提倡搞和谐社会，您这么做，不是在制造矛盾么？您当了这么多年的教授，难道就没有听说过‘潜规则’么？许多时候，这种潜规则比写在文件里，挂在墙上的规则更起作用呢。”

——关山司机小潘

第七章 / 109

既然是商品社会，经济社会，钱就是主宰。我就不信这普天之下，还有什么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买不通的路。所以买不通，那只因为你花的钱不够多。

——李天龙



目 录

第八章 / 127

关山的不辞而别，让周晓湄委屈得直想大哭一场。

说心里话，活了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不上道的男人。

他这么一走，让她的许多心思都白费了。

既然关山不是个那么容易对付的角色，就需要再有一个火车头帮着从后边推才行。那么，谁能当这第二个火车头呢？

想了半天，周晓湄终于想到了一个人：他的老婆萧雨晨……

——李天龙的秘书兼情人周晓湄

第九章 / 145

我深深知道，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在接受了人家恩惠的同时，也便出卖了自由。从来是接到的饼大，送出去的饼也大。不错，利是跟着强者走的，但往往麻烦和灾难也会紧随其后。总而言之吧，只要守住一条底线——永远也别把钱往自己口袋里揣，就没有大毛病。

——丁 然

第十章 / 163

活了这么大，我终于看明白了：这世界上，凡是钱能买到的东西都不贵。

——李天龙

第十一章 / 179

人生的悲剧一是得不到满足，另一个则是得到了满足。

——关山夫人萧雨晨



目 录

第十二章 / 194

我从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有什么征服不了的人。再笨的人，如果他一辈子只专心做一件事，他一定能够成功。

——周晓湄

第十三章 / 213

或许因为有了和韩梅的那一幕，关山心里对眼前的一切清楚得很：自己再不能这么走下去了。只要稍微一冲动，后果肯定将不可收拾。当初，储平不就是毁在一个女人手里的么？

别忘了，这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人原谅你的世界。只要走错一步，就将面临许许多多的改变，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灾难……

——关 山

第十四章 / 232

为什么人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一则远来的和尚带来了远方的文明，有利于交流与提高。二则因其远来，在当地没什么太多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从而也就少了许多人际关系中的麻烦。

——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赵东国

第十五章 / 234

普天之下，既没有不劳而获的便宜，也没有劳而不获的道理。如果有了，也便潜伏下了矛盾，总有一天要发作的。

——赵东国



目 录

第十六章 / 272

中国的文字实在太有意思了，包含了许多哲学。比如说“公”字，里边不就包含了半个“私”字吗？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关 山

第十七章 / 288

任何时候，话不可说尽，力不可用尽。好多人，今天可能跟你是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儿，明天一旦有利益上的冲突了，马上就会变成仇人。这方面，我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无论什么时候，对手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朋友。敌人打不倒你，能打倒你的都是最了解你的朋友。

——李天龙

第十八章 / 306

一灯如豆，照彻着千年来无眠的芸芸众生。活了这么大，应该已经学会为生命中的荆棘感恩，为必然来临的死亡祈祷。看开了，人生本来不就是一个充满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过程么？

——萧雨晨

尾 声 / 324

“也许，当你觉得一切都很好、风头正劲、春风得意的时候，事情正在悄悄地变得糟糕起来；也许，当你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糟糕、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事情却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变好。”

——监狱中储平

第一章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到了领导岗位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多留个心眼儿。我理解组织上这么安排的含义，全省烟草系统面临着大规模的改造，选拔你，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现在社会上对这方面极为敏感。你去了，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找你。给你打个预防针——原则问题上，不可有任何闪失噢！

——建工大学党委书记曹宏章

星期天早上，妻子萧雨晨正在收拾房间，女儿则坐在那把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破木头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看手机上的信息。看到开心处，不禁念出了声：“幸福是可以通过适应来获得的，尽管它可能不是我们的初衷。所谓真正的朋友，就是当他把你看透了以后，仍旧把你当做朋友的人。所谓人生的成熟，不仅仅是心态老成，而是能够做到尽管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却依然能够保持微笑。喜欢一个人，就是在一起很开心。爱一个人，就是不开心也想在一起。浪漫是一袭晚礼服，尽管好看，却不能整天穿着它……”

萧雨晨冷笑道：“别念了，乌七八糟的！又是你爸爸吃饱了撑得发呆，没事儿生编出来的。小心哪天公安局把你抓了去！”

关山微微一笑，假装没听见，依旧坐在电视机前擦拭他的宝贝图章。

在整个建工大学，建筑装潢系的系主任关山怕老婆可是出了名的。当然，关山根本不承认。

关山是个一米八大个子，猛一看很像著名演员申军谊，举手投足都带着股子孔武劲儿。而实际上，也许是书读多了的缘故，相熟的人更觉得他的脾气像电视剧《亮剑》里的政委赵刚，有那么点儿温文尔雅的书生气。

用他的拍档系党总支书记蒋中良的话来说，关山怕老婆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他从来不出外，不去歌舞厅、卡拉OK、桑拿、洗脚房之类的地方，甚至没人见过他独自看电影、逛商场——古玩市场和菜市场除外，只见过他经常一大早提

个篮子，骑着那辆老掉牙的旧自行车买菜；二是他生活节俭，虽说人长得挺帅，可一年四季永远是灰了吧唧的那么一身衣服，像是从来没有换过。另外，他基本上算是个素食主义者，吸不超过十块钱的烟，从不喝酒，连啤酒也不沾，口袋里从来没超过十块钱，交个党费也得回家跟老婆要。全校所有在职的教职员工中，他几乎可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用过手机的人；三是别看他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可从来没见过他和谁吵过架。蒋中良和他家在学校的筒子楼门对门住了十多年，甚至没见过他们两口子红过脸。

四川5·12大地震后，关山带着几个研究生为四川几家大单位搞建筑及装潢设计，忘早忘晚地干了半年，立了功，成绩斐然，回来不久，就当上了正教授、校党委委员、博士生导师。同行之中，一个刚刚四十五岁的知识分子，混到这份儿上，虽说不算稀奇，但在一向以沉闷著称的建工大学，他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今天关山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来了，一边用棉纸细心地擦拭着一颗一寸见方的枣红色老印章，一边看电视。早间新闻正在播放关于海地大地震的最新消息。看着电视屏幕上各国救援队抢救灾区的现场，关山有些忧心忡忡。

妻子萧雨晨头上戴着满头的发夹子，脸上抹着鸡蛋清和面糊调成的面膜，穿着睡衣从厨房走了出来。一早起来，她就在厨房里用一只小锅熬那些平时舍不得丢的肥皂头。关山是山西吕梁地区人，从老爷子那一辈开始，就一贯省吃俭用，用剩下的肥皂头也从来舍不得丢，用个旧罐头盒子装了，攒到一起。攒到一定数量了，放到小锅里慢慢熬上半个小时。等把肥皂头熬透了，倒在一个小方盒子里。等肥皂冷了，一块再生肥皂就做成了。那个小方盒子从关山记事时家里就已经有了，是枣木做的，不知道已经传了多少年。

萧雨晨白了一眼还在欣赏信息的女儿晓晓，转过身皱着眉头对关山唠叨起来。

“你真是看三国落泪，替古人担忧！晓晓今年就要考大学了，你怎么一点儿不上心。到时候您这大博士的女儿考了个二本三本什么的，看你的脸往哪儿放！你丢得起人，我们萧家可丢不起。”

“星期天，我想着让她多玩会儿。这段时间期末考试，也够累的了……”关山声音啜嚅。

“玩玩玩，就这么大撒把地让她玩儿吧！到时候考砸了，可就抬不起头来了。下礼拜她们就要放寒假了，有工夫，你趁着假期给她再补习补习语文。”萧雨晨的声音高了起来，“上礼拜她们学校考试，她就是语文差一点儿。你不是中学时代就雄心勃勃地想当作家，还发表过几篇小说吗，这会儿你的精气神儿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抽时间你再给她补补语文。到时候你女儿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你多风光！”

关山没有说话，甚至没有抬头，仍旧在一边看电视，一边擦他的印章。萧雨

晨见状，一把从关山的手上拿过印章，丢到了沙发上，瞪着眼睛重重地说：“我可把话说在这儿了。如果晓晓考上北大清华，我奖励你一万块钱，让你由着性子去买这些破图章。如果一旦考砸了，我就把你这些破烂全砸了！我说话算话，你信不信？”

关山嘿嘿一笑，回身看了看身后的博古架。黑漆的博古架和房顶一样高，上边摆满了各式各样古色古香的印章，有寿山石的，青田石的，昌化石的，巴林石的，大小不一，琳琅满目。关山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老印章。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藏品也有四百多件了。其中，摆在博古架正中，用玻璃罩子罩着的那颗雕了《观棋烂柯图》的鸡血印章，是他爷爷临终前亲自交到他手上的，说是不但石头好，刻工也绝，出自清代大家周芷岩之手，其价值不低于二十万呢。

“这么多年了，我就是让人吓大的。”关山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和萧雨晨结婚十多年了，对她的秉性实在是太了解了，就是一张嘴硬。真要让她摔，她才不摔呢。耳濡目染了这么多年，她知道这些印章都是好东西，这方面，女人总是最现实的。

关山用遥控器关了电视，站了起来，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从厨房门口拿起了菜篮子，顿了顿身，道：“我是不是该去买菜了？”

萧雨晨想了想，从柜子里摸出一百块钱丢到桌子上，说道：“赶紧去吧，买点儿黄瓜茄子辣椒大葱大蒜什么的回来，再买上二斤排骨，买条活鲤鱼，一斤活虾。今天中午我哥哥要来。”说完停了一下，又重重地补了一句，“还不是为你的事儿。”

关山知道，她说的又是年前参加全省公开考试选拔副厅级干部的事儿，不以为然地一晒，道：“您还真把那当成事儿了，其实，那就是走个过场，给人家当铺垫的。要不是你哥哥紧个劲儿地撺掇，我才不去裹那个乱呢。就我现在的样儿，我觉着挺好。”

萧雨晨冷笑道：“就你这样儿的，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耗子似的猫在家里，早就跟不上形势了。”说着，她又挥了挥手道：“去把你用的毛巾拿过来，就着熬完肥皂的锅煮一煮。看你的毛巾都黑成什么样儿了！”

关山给妻子递过毛巾，正要出门，门铃响了。关山开了门，原来是建工大学家属院街道家属委员会的主任郑大妈来查水表和煤气表来了。老太太今年虚岁交七十五了，身体倒是特别硬实，整天闲不住，走起道来都带风，说出话来也是高声大气的。她家和关山家是在老筒子楼住了将近三十年的邻居，来往最多。她老伴是军人出身，自小当兵，一入伍就给萧雨晨的父亲当警卫员，后来当到团里的司务长，师里的军需处副处长。七十年代末，转业到了建工大学，去世的时候是学校的总务处长，和关山的父亲称得上是最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大妈的儿子王

仲林和关山小学中学都是同班同学，属于从小玩大的朋友。就连当年关山的妹妹关岳和何雪明搞对象，也是郑大妈给帮着撮合的呢。

“大冷的天儿，您跑什么啊。”萧雨晨在大妈面前并不在乎满头的夹子和一脸吓人的面膜，扭动着腰肢，动作麻利地给郑大妈泡了一杯茶，双手递到了郑大妈的手上，热切地说：“这么点儿事，您打个电话来不就行了，还值得专门跑一趟。我怎么看着最近您有点儿瘦了。”

“还不是让仲林这不争气的小子闹的！”郑大妈捧着茶杯在沙发上坐下，往日的慈眉善目一下子显得有些扭曲了，恨恨地说：“仲林自打大前年下了岗，整天不务正业。四十多岁的人了，不惦记赶紧找个营生，一天到晚就知道在电脑上玩儿什么斗地主。昨天又弄到下半夜。你一说他，他还劲儿劲儿的，眼皮一翻，给你来一句‘你以为我愿意待着啊’，就没下文了。你说，这么下去，可怎么办啊！”

“关山也不怎么样，一点儿不求上进。上回让他参加招聘考试，跟要杀他的劲儿差不多。”萧雨晨揶揄道。

“得了吧，你们家关山多有出息。系主任当着，主任楼住着。不算奖金加班费补课费，少说一个月也能开个三四千块。”郑大妈幽幽地一叹，说道，“关山和仲林这也算是自小学中学一个班的长起来的，可我们家仲林怎么越大了越没章程了呢。”

说到这儿，老太太压低了声音问萧雨晨：“我可听外边人家都风传，说是关山马上又要进步了。都说官升脾气涨，我可把话先撂在这儿，不管你们爱听不爱听：真到了那时候，我们家仲林的事儿，你们可得往心上去。”说到这儿，老人家又是一叹，擦了擦眼边说道：“要不是他爸爸死得早，哪能把孩子耽误成这样了呢……”

说完，老太太查了煤气表和水表，脚步重重地走了。

刚送走老太太，家里的电话响了，是关山的弟弟关鹏打来的。关鹏九七年从建工大学毕业，一直在市建筑公司当助理工程师，去年才转到一家新成立的招标公司当总经理助理。因为家住在城外，房子也相对宽敞一些。这两年，关山的父亲说是喜欢郊外的空气，一直跟老二住。

“老爷子这两天有点儿感冒，气管发炎，一喘气就跟拉风箱似的。嫂子的表哥不是在省人民医院当主任吗，能不能让嫂子跟他打个招呼，抽时间给老爷子做个全面检查。我担心他岁数大了，别再出什么毛病。实在不行，安排住上一段时间院，调理调理。”关鹏的声音挺严肃，“最近两个多月了，老爷子的血压可是一直高，各种药都用上了，可就是怎么也下不来。最近他的眼睛也不大好，看什么都说模糊。前天我带他上医院，说是老年性白内障，最好早点儿把手术作了。开始老爷子也同意了，可后来一听说要花六七千块，抽身就走了，怎么也拉不

住。昨天晚上给他量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十一点八。早晨空腹量，也九点几呢。搞不好，可能得了糖尿病。”

关山深吸了一口气，点着头说：“好吧，有时间我过去看看。”说完，放下电话，提着菜篮子下了楼。

骑着自行车，一路猛蹬，来到了菜市场。放好自行车，关山来到一个菜摊前，看了半天，才拿着一个番茄对卖菜的说：“瞧您这柿子都什么姿势了，还要三块钱一斤！”

卖菜的轻蔑地一哼道：“嫌次，边上大筐里边有好的，才一块八，十块钱让您包圆儿。”

关山愣了愣，无奈地一哼，道：“那就先来二斤吧。嘿，三块钱二斤，没问题吧？”

卖菜的嘲弄地笑道：“看您也是一大知识分子，至于吗，得，三块就三块，您瞧准了，秤可高高的。”

买好了番茄，关山又来到了旁边的肉摊前。

卖肉的是关山的中学同学大蒋，一个很江湖的男人。一见关山，大蒋便高声说道：“呦嘿，老没见了，忙什么哪！”

关山淡然一笑道：“咱一个教书匠，能忙什么，瞎凑合呗，干不出个正经事儿来。嗨，今儿个这肉可够新鲜的。”

大蒋把肉刀往案子上上一扎，粗声大气地说：“刚进的货。你来哪块？瞧这里脊，多嫩！”

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搭讪道：“里脊多少钱一斤？”

大蒋的老婆在边上正忙着给一个顾客切肉，闻声抬头回了一句：“十二块一斤。”

中年妇女扁了扁嘴说道：“要十二块哪，哼，公斤还差不多，真够贵的。”

大蒋的老婆伶牙俐齿，马上回道：“一分钱一分货。您要是嫌贵，那儿有十块五的。”

中年妇女挑了挑，道：“一样来二斤，从这儿切。”

大蒋熟练地给那个中年妇女割好了肉，收了钱，看着关山问：“孩子马上放寒假了，考得不错，惦记着给闺女媳妇包顿饺子，是吧？哎，我说，咱那媳妇……还是那谁吧？”

“废话，媳妇能随便换吗！”关山嗔道。

大蒋不以为然地一哼，道：“那可说不定。这年头儿，但凡有点儿能耐的，一个礼拜不见，电话号码就不知道换没换了。一个月不见，工作单位就不知道变没变了。三月不见，住处就不知道搬没搬了。半年不见，媳妇就不知道换没换了。现代化嘛，讲究的就是一个快。”

见大蒋给他秤里脊，关山忙道：“行了，我还是来这便宜的吧。反正吃到肚子里味道都差不多。”

大蒋笑道：“什么贵便宜的！二十多年的老同学了，那情分还不止值这么块肉钱吧。说不定到时候谁求谁呢。来，拿上。”

关山迟疑了一下，递过去五十块钱。

大蒋潇洒地一扬手道：“得了，既然是做生意，也不白给你，算十块钱，找你四十。”

关山忙说：“那怎么行，你还得做买卖呢，我怎么好意思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占你的便宜呢。”

大蒋的老婆忙搭了一句：“可不！他呀，就知道瘦驴屙硬屎，光图脸上好看。上个月还跟我哥哥借钱呢，这会儿跑这儿充大个的来了。”

大蒋嗔怒地一哼，道：“怎这么多废话，口水多过茶。就十块，拿走！不拿我可就要骂人了。”

关山对这个老同学的脾气自然是了解的，见对方确实认了真，也就不再说什么，道了谢，便去买鱼了。

转了好几个卖鱼的摊子，关山终于在最边上一个摊位前站下了，看着水盆子里游动的鲤鱼，蹲了下来。卖鱼的是位能说会道的中年人，见关山蹲下了，弯腰熟练地从旁边的鱼盆中捞起一条大青鱼，道：“那是鲤鱼，火气大。您再瞧这鱼，正经的南湖大青鱼，多生猛！”

“是不错。这多少钱一斤？”

“便宜，老熟客了，算您十八。要是外人，我卖二十二呢。”

“可惜，大青鱼不是为咱们这号脑袋长的，忒贵，我还是来这大鲤鱼吧，一样吃。”关山摇了摇头说道。

“看着差不多，到嘴里味道可就不一样了。大青鱼的肉多结实啊，口感也好了。”卖鱼人热切地说，“瞧您仔细的！大学教授，系主任，有钱人。眼看快过年了，干吗还那么抠？挣那么多钱，给谁留着啊。”

关山忙道：“哪儿挣那么多钱，眼珠子朝前（钱）。兄弟，您可千万别往高里抬我，免得让我找不着北。能吃上这鲜活的大鲤鱼就不赖。我这人脑瓜皮薄，容易知足。”

卖鱼人苦笑了一下，熟练地称好了鱼，递到了关山的手上，收了钱，大声说道：“行嘞，您拿好。不送了啊！”

工夫不大，关山便按夫人的交代买齐了东西，刚走出菜市场，骑上车子走了没多远，就听得汽车在身后鸣喇叭。关山往边上靠了靠，车子却在他身侧停下了，一个留着长长的披肩发的三十多岁漂亮女子摇下车窗的玻璃，响亮地叫了一声：“哥，我就知道你准在这儿！”

原来，是关山的妹妹关岳。

关山忙下了车子，问：“有事儿吗？”

“有点儿，不大，不过挺急的。”关岳的眼睛忽闪着说，“雪明他们公司新近投了一个标，可甲方对资质要求挺严的。”说着，她指了指刚把车停到路边，正下车走过来的丈夫何雪明对关山说：“我跟雪明说了多少次了，办资质的事儿得抓紧，可他就是不愿意求人。我是说，嫂子不是在建设厅工作吗，干吗放着河水不洗船呢。让嫂子托托市建设局的人，也就一句话的事儿，随便打个电话过去就办了。反正这也不违反政策，就是个时间快慢问题。说到天上，也就相当于排队加了个塞儿。”

这当儿，胖胖的何雪明走到了跟前，给关山递上了一支烟，勉强地笑了笑，道：“中午别做饭了，我请你们全家海鲜楼吃海鲜。”

关山扬了扬手中的菜篮子连忙说道：“家里有客人，吃饭就不必了。改日再说吧。”停了一下又道，“资质的事儿回去我和雨晨说。哎，你们那个搞什么纸张进口的贸易公司不干了，也改行搞建筑了？”

关岳夫妇对着眼望了望，显然有什么难言之隐。关岳搪塞道：“还提什么纸呢，一提就头疼。不干了，改行，也搞建筑了。一家子都干这个，起码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

关山摇了摇头说道：“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活了四十多岁，一辈子最怕的就是两件事儿：借钱和求人。雨晨那个人话太多，屁大点儿事能叨叨好几天。这事儿，让老爷子找找人不行吗，何必绕那么大的圈子。再说了，雪明搞纸张搞了这么多年，总还是熟悉一些，哪能随便就改行？其实，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建筑这行也不那么简单。”

关岳回身看了何雪明一眼，有一种一言难尽的劲头儿，连连摇头道：“纸的生意更难做，现在还添着堵呢，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多现实啊！时过境迁，老头子退了都十多年了，现在建设厅、建设局的那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说话不好使了。”

或许是因了关山的父亲是学建筑的缘故，关山的一家人几乎都从事和建筑有关的行当。老爷子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近五十年了，走南闯北，风风雨雨，建筑方面的事儿经历得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全国都在忙于建设，大干快上，老头子从六三年到省建委工作，直到九八年退休，足足在建筑行业干了三十五年。他也许不认识省内所有建筑行业的头头脑脑，可全省建筑行业的头头脑脑几乎没有一个不认识他。虽说他退休时不过是个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处长，可他交友广泛，属于那种既有学问，又有经验，又最能干实事儿的人。所以，退休后这些年也是经常有人来找，受聘在好几家建筑公司当顾问。受他的影响，关山兄妹三个都毕业于建工大学，关山研究生毕业后还留校当了老

师。就连关山的夫人萧雨晨从部队转业回来，都还是老爷子拉着他当年的部下、现任建工大学的校长魏建勋，以组织的名义出面，专门找了现在的省建设厅许副厅长给安排的呢。当时，名义上说是照顾学校骨干教师的家属，妥善安排复转军人，实际上私下也有人说，这和萧雨晨的父亲萧老将军曾经担任过省军区的副政委不无关系。

关山闷闷地想了一会儿，无奈地说：“如今的人们不知道都怎么了。办资质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够条件给人家办了不就完了，偏要搞得那么复杂，屁大点事儿都得托人弄景儿的，让人没脾气。”

关岳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到关山的手上，道：“这是雪明给你买的，我专门给你选的号码。你呀，别那么老土，如今都什么年代了，连保姆、扫大街的、卖菜捡破烂的都用上手机了。你也替别人想想，没个电话，想找你一趟有多难！”

关山摇了摇头，连声推脱道：“我这人喜欢静，可鼓捣不了这玩意儿，也操不了那么多心，忒累。你赶紧拿回去吧。我不像你们整天那么多事儿，这个找那个找的。我用不着，根本用不着。”

见关山实在不要，关岳看了看雪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勉强地一笑，叹道：“真拿你没办法。”

说到这儿，关岳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哎，我听人说，这回参加全省公开招考副厅级干部，你考得不错，好像全省第一名。八成，有戏。”

关山冷笑道：“你怎么也这么糊涂，别给你个棒槌就认真——那不过是走过场，相当于球队里的陪练。最后用谁不用谁，上边内部早都定好了，咱不过是跟着起哄，该干吗干吗得了。”

“那可说不定，没准儿……”

关山苦笑道：“你也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是这么幼稚！谁家门口不摆两盆花啊，不当吃不当喝的，讲究的就是陪衬。既然是公开差额选拔，就不可能不安两个陪衬那儿凑凑热闹，以示公允。这回，要不是雨晨和她哥哥俩人一个劲儿撺掇，非让我去考不可，否则就说我是那缩头乌龟，空架子，不敢上台面，我才不想趟这个浑水呢。当时，我就是一赌气才去考的，到现在我还这一个劲儿后悔呢。空热闹一场不说，还让人以为我是个官迷，人前人后不自在。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我才算真弄明白。”

见关山这么说，关岳耸了耸肩膀，无话可说。关山推着自行车和关岳两口子一起来到汽车前，关山忽然想起了早上老二的电话，道：“你二哥早上来电话，说老爷子这两天身体不大好，血压血糖都高，眼睛也不大好。你们离得近，又有车，抽时间你们也常回去看看。他下个月就过七十三岁生日了，人都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个坎儿，咱也随着信呗，留点儿神反正没大错。”

关岳笑道：“我们刚从二哥那儿来，陪老爷子去理了个发。嘿，老爷子精神头儿好着呢，走道儿上楼什么的，比我还快！”

关岳两口子上了车。关山看着汽车远去，这才不紧不慢地骑车往回走。正赶上三九天，这两天特别冷，风还特别大，又是顶风。骑了半天，才算回到了家，手指头都冻麻了。刚放好自行车，就碰见老同事蒋中良两口子有说有笑地从楼门口出来。蒋中良是个胖胖的小个子，大关山1岁，现任装潢系的党总支书记。外人眼中，他和关山是大学同学，如今又在一个系搭班子工作，过去在筒子楼的时候住邻居，如今搬到主任楼，又是门对门地住着，该算得上是莫逆之交了。可他们两个人心里边都明白，自打去年评定系里边几个教师的中级职称时，一个有争议的教师能否评上二人意见相左，搞得有些不大愉快。后来，又在讨论这个教师的入党问题上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使得这半年多两家人串门的时候都少了，不过是见面点点头，心照不宣地打个招呼而已。

“够勤劳的啊，又亲自买菜去了？”蒋中良主动招呼道，“天冷了，多穿点儿，留神让谁传染上那什么马流感、猪流感的。”

关山只是微微一笑，说了句“谢谢”，提着菜篮子转身便要上楼去了。刚走了两步，蒋中良在身后叫住了他。

“大关，昨天我一个学生送了几盆花儿来，我分了两盆给你，已经送到你们家去了。”蒋中良道，“马上就要放寒假了。看你方便，什么时候你有时间，咱俩单独坐一下，把工作上的事儿碰一碰。”

蒋中良的态度挺热切，让关山觉得有些意外。马上说：“好好好，你随时过来吧，反正我哪儿也不去。”

“听好几个人说，你这回参加省里考试，考得不错，大有希望。到时候真当了大官，可别把老朋友都忘了。”蒋中良笑着说。

关山不以为然地一哼，笑道：“怎么你也拿我开涮，哪有的事儿。这年头，单有那么一帮人，有事儿没事给你造点儿幸福谣，让你难受难受。”

说完，顿顿身，上楼去了。

关山进了家，见女儿正在客厅的茶几前接电话。妻子正一边擦地，一边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正在播全省的新闻。

关山走进厨房，放下菜篮子，闷闷地跟妻子说了一句：“该买的都买了，看看还落下什么没有。”

妻子走进厨房，翻看了一下菜篮子，眉头一皱道：“你买的大蒜呢？做鱼没蒜怎么行！”

“嘿，忘了。”关山抓了抓后脑勺。

“这么大的人了，还能干点儿什么不能！”妻子没好气地说，“就这么点儿事，干不明白，真不知道你这大学教授是怎么当的！”